

叔嫂、君臣、同盟、对手，身份的更迭，痴缠一生

却唯独不曾是夫妻，那唯一魂牵梦萦的简单……

末世朱府

晓月听风 著

作家出版社





叔嫂、君臣、同盟、对手、身份的更迭、痴缠一生

却唯独不

加唯一魂牵梦萦的简单……

晓月听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世朱颜/晓月听风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7.7
ISBN 978 - 7 - 5063 - 4015 - 1

I. 末… II. 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5088 号

末世朱颜

作者: 晓月听风

责任编辑: 刘 方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编辑: 何亚娟

装帧设计: 艾维马克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6 × 234

字数: 32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15 - 1

定价: 23.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朱世頤

目 录

第一卷 清宮戀

序言	1	引子	3	第一章	8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3	第六章	40	第七章	47	第八章	52	第九章	58	第十章	63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6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88	第十五章	94	第十六章	100	第十七章	106	第十八章	112	第十九章	118	第二十章	124				

末世朱顏

目 录

第二卷 家國篇

第二十一章	· · · · ·	132								
第二十二章	· · · · ·	137								
第二十三章	· · · · ·	143								
第二十四章	· · · · ·	149								
第二十五章	· · · · ·	155								
第二十六章	· · · · ·	160								
第二十七章	· · · · ·	166								
第二十八章	· · · · ·	172								
第二十九章	· · · · ·	178								
第三十章	· · · · ·	184								
第三十一章	· · · · ·	190								
第三十二章	· · · · ·	196								
第三十三章	· · · · ·	202								
第四十五章	· · · · ·	208								
214	220	225	230	236	242	248	253	258	264	270

序 言

我是先看了晓月听风的小说《清宫·晴空·净空》，然后再认识了她。小说题目很拗口，可是我却独自记住了她小说的题目，偏记不住她的名字。

晓月听风是个写具有历史背景的言情小说高手，当年的《清宫·晴空·净空》功力可见一斑。但其当时的笔法略显稚嫩，在处理历史情节时有点儿天马行空，看成言情尚可，若真要往历史上靠，就显得有点积弱。

初看第一章，我有点不以为然。晓月的文笔没有退步，只是情节很老套，穿越时空、未来时空穿梭机、通晓历史却显得单纯的女主、冒名顶替、李代桃僵……这些都显得很套路化，我几乎不报什么希望了，如果是以这样的手法来写一代妖姬“慈禧”，那感觉后面就会演变成一场闹剧，恶搞文。

然而，并非如我想象。

事实证明以上武断的见解纯属我少见多怪，以偏盖全！

打从女主冒充正牌叶赫那拉·玉兰进入皇宫选秀起，故事情节就开始了不可预测的跌宕起伏，偶有史事穿插其中，突显历史真实感，仅此一点就比《清宫·晴空·净空》高出数倍。晓月的文字处理得干净漂亮，心理描写恰到好处，令人耳目一新。

先还漫不经心地看文，之后我终于不得不专注起来。女主由弱转强，由被动化作主动，心路历程一幕幕，一章章，都在不自觉牵动着我看文时的心境。

除女主以外，两位男主的性格也刻画得相当到位，我尤其喜欢咸丰。倒不是喜欢性格那么古怪的人，只是透过文字去看这个人物，会觉得晓月实在把他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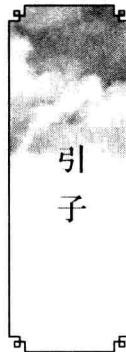
画得深入骨髓，使得那么一个充满矛盾的皇帝形象跃然纸上，这份功力不得不叫人赞叹一番。

总而言之，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故事！把一个人见人厌的女人真实却不过分地呈现出来！

不信的话，诸位大可捧读一回！

李歆

2007.06.23



公元 3066 年。

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进入 31 世纪，人类已经把自己的家园从孤零零的地球推向了广阔的太阳系，居住地不断扩大，开发的宇宙行星越来越多，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随着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的出现，许多前人类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被一一提上了日程，例如，向太阳系外，甚至银河系外的扩张；例如能够穿越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机器的研制。

“妍儿，你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对过去的历史产生任何影响，也绝对不能让过去的历史发生一丁点儿改变，知道吗？”白发苍苍的爷爷紧皱着眉头，看着即将远行的我，心中的忐忑很明显地表现在脸上。

“知道啦，爷爷。”我低头检视着自己身上的仿古服饰，漫不经心地回答。

爷爷脸上的忧虑却一点也没有消退的迹象：“妍儿，你要记住，历史就像宇宙航路，充满了分岔口和不确定，哪怕一点点的错位，都会导致航线的偏离，最后的目的地很可能已经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甚至永远也找不回原来的航线，迷失在广阔的宇宙中直到成为宇宙尘埃。如果某一时点的历史发生什么变动，那在那之后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世界的近现代史都会发生变化，人类发展的进程将会被改写，人类的繁衍过程也会截然不同。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发生了变化，那他们的后代就不一定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先祖，一旦血缘的关系产生分岔，我们现存所有的人恐怕都会变化乃至消失，包括你在内！所以，记住，一定不

能让历史产生任何改变，知道吗？”

“爷爷！”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关切而忧心的眼神有些哭笑不得，“爷爷，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很清楚历史改变的严重后果，毕竟这台时光机的研发我也有出力不是吗？放心吧，我有分寸的。我只是去看看真正的慈禧太后是什么样子，我保证，我一定只做个默默的历史旁观者，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时候到了，我会按时回来，绝对不让历史发生任何一点的偏差！这样总行了吧？”

“这……”爷爷跟着我忙碌的脚步转来转去，“你一定要去吗？还是算了吧，妍儿，不一定要你亲自去啊！我们还是……”

“爷爷！”我无奈地停下脚步，“我们已经送过很多小动物穿越时空了，虽然它们都平安无恙地回来，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告诉我们它们去了什么地方，是否真的穿越了时空，所以才要人类亲自去尝试一下，带回真正有力的证据不是吗？再说了，穿越时空这么大的事，您一直念叨着不能改变历史，难道就真的能放心把这件事交给不相干的人去做？”

爷爷被我堵得说不出反驳的话来：“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晚清呢？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万一……”

“我说过了，我只是想去看真正的慈禧太后长什么模样啊！”我终于整理好了行装，转过身在爷爷脸上亲了一下，“爷爷，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看，我带了激光枪和光子剑呢，我这全国自由搏击的冠军也不是吹出来的。我不过就去看看，恐怕还没等人发现我的存在我就回来了呢？”

爷爷被我的坚持弄得一点办法没有，只好叹着气摇了摇头，说：“你这孩子，也不知道像谁，这么固执！”

“像谁？当然是像您啦！”我嬉皮笑脸地说。

“你啊……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记住你的停留时间是两天，然后就必须回来知道吗？如果你出了什么岔子，叫我怎么跟你死去的父母交代？！”

“知道啦，爷爷，我会好好遵守时间的，你就放心吧！”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这个世上最最亲近、最最崇拜的爷爷，飞快地坐进了时光机的密闭舱。又不是一去不回，没什么好担心的，对于这个我和爷爷的心血结晶，我可是有着无与伦比的信心。

很快地，时光机发动了起来，我闭上眼睛，想到将要发生的一切，难以抑制的激动令我全身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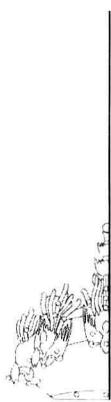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是巾帼不让须眉。杰出的英雄层出不穷，然而谁也比不上武则天和慈禧这两位。而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历史环境的原因，对武则天

的评价总是凌驾于慈禧之上，前者是威震天下的女皇，后者只不过是祸国殃民的老不死。但在我看来，慈禧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却要远远大过武则天。武则天只不过承平了一个盛世，并把它延续下去，并没有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太大的影响，就连昙花一现的“大周”也没有人承认是一个独立的朝代。慈禧则不同了，她的当政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有人把中国百年苦难史全都算在了她的头上，这种观点未免有失公允，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如果没有慈禧，恐怕中国从 19 世纪开始的历史都会截然不同。所以相较于武则天，我对慈禧的兴趣要大得多。

当我自告奋勇要完成这项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穿越时空时，我所考虑的并不是此行的危险和对人类的意义，而是那个缠绕了我多年的梦想，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看那悲惨的中国，去看看那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铁腕女人！



末世
朱顏
第一卷 清宮恋



Chapter 1 第一章

“救命啊——”我惊慌地大叫着，四肢大张，以媲美流星的速度从天空直坠而下。

“扑通！”水花溅起半天高，我一头扎进了湖里。

“救……救命啊……”我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呼救，“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

救命啊……姑娘我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单单这个游泳，是说什么也没学会呀！衣服好重……我要沉下去了……救命……

“快，快！在这儿呢！快下去救人！！”一阵嘈杂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惊慌失措、昏头昏脑地，我看不清究竟是些什么人，只知道岸边迅速聚拢了一堆人头，我知道有人来救我了，却觉得身子越来越无力，四肢就像灌了铅，脑子里再不能想什么东西，眼睛慢慢闭了起来。

我……我撑不住了……

“哎，醒了，醒了！！”

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唧唧喳喳地在我耳边说话，忽远又忽近。我努力睁开眼睛，却只能打开一条缝儿，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这时，突然感觉身上有一阵重压，一个凄厉的声音像针一样戳进我的脑中。

“兰儿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你要是去了，叫我可怎么办啊——”
不……不要啊……我更加用力睁开眼睛，想看看是谁要对我进行二次谋杀，

这样的音量我真的忍受不了。

眼前由白茫茫的一片渐渐清晰，我可以看清楚一堆女人——穿着古装的女人围拢在我身前，而一个身着藏青色衣服的女人正趴在我身上，就是那可怕的杀人噪声的制造者。

“不……”我想说不要哭了，可嗓子眼里却沙哑得可怕，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啊，兰儿……兰儿你怎么样了，要什么，你跟额娘说，额娘一定办到……只求你，只求你别再想不开，丢下额娘就走了啊……”说着说着，她竟然又大哭起来。

天哪……我不由得呻吟了一声，谁来救救我吧！

等……等等！她刚刚叫我什么？兰儿？那是谁？还有还有，她自称什么？额娘？！如果我没记错，那是满清时候满族人对母亲的称呼吧？我真的来到清朝了？那她为什么要说她是我的额娘？By the way，谁想不开了？谁要自杀了？！

我不由得一阵心慌，急忙挣扎着要坐起来。那女人见状，急忙停住了哭号。手忙脚乱地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把我扶了起来，又拿一床被子垫在我身后，让浑身虚软的我勉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靠坐着。

“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我……这是在哪里？”我努力用沙哑的嗓音挤出话来，却发现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千头万绪，该怎么问起？

那女人原本就已经哭花的脸上更是一片惨白，抽搐了两下：“这……这是你家啊……你跑到村外的腊子湖去寻了短见，乡亲们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回来……兰儿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这么傻……”

“等……等等，谁……谁寻了短见？谁要自杀了？还有，我不是什么兰儿，我也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我急忙打断她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哭号，没想到她一听这话，愣了足足有五分钟，然后更加可怕的女高音凭空响起。

“兰……兰儿，你，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是不是还怨着额娘，怨着你阿玛？我们也是没法子的事啊……”

“我……”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太阳穴一涨一涨的，血管似乎要爆开来。看来要得回清静，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安抚这个激动的女人才行，可是这么虚弱的我，实在没什么精力跟她耗啊！

“兰儿小姐，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夫人毕竟是你的额娘，你再怎么委屈、再怎么埋怨也不能不认自己的娘啊！”旁边一个大婶说话了，还一边轻轻拍着那女人的背，安慰着，“夫人，你也别哭了，兰儿她是一时想不开，小孩子家，你就原谅她吧！”



那女人抽泣着，无比哀怨地说：“不，我不是责怪她，这事儿能怪谁？我知道她不愿意进宫，可谁叫我们是旗人呢？选秀的命令是宫里传下来的，是祖制，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我……”我趁着她们说话的空当，急忙清了清嗓子说出憋了好久的话，“这位大娘，我叫欧心妍，真的不是什么兰儿，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一堆人，包括那哭泣的女人一下子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看着我，被那么多双眼睛同时凝视，我觉得脸上似乎有针在扎。

“这……她的皮肤确实比较白，好像……跟兰儿确实有点不同啊……”另一个年轻的妇人仔细打量着我，吞呑吐吐地说。

那女人脸色又是一变，冲上来使劲把我的头掰向另一边，右手扯住我的耳朵翻看我的耳背，不知节制的力道扯得我的耳朵生疼。

“哎哟……”

还没等我呻吟完，那女人突然又尖叫了起来：“她不是兰儿！她不是我的兰儿！！我的兰儿在哪里？在哪里？！”她摇晃着我，恶狠狠地，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几乎要把我的肩膀捏碎了。

“我……我怎么知道……”我咬着牙，拼命挣扎着要挣脱她的钳制，“放……放开我！”

真是的，我怎么知道那个“兰儿”去了哪里？

“你……”那女人咬牙切齿，瞪着我，突然一口气喘不上来，就这样晕厥过去。

“夫人！夫人！！”干女人顿时慌了手脚，七手八脚把那女人抬了出去，顿时我被孤零零扔在了一边。

“这……”我一时之间还无法从众星拱月的热闹中适应过来，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唉……你们先告诉我这是哪儿啊……”声音越来越低，我慢慢闭上了嘴巴——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真是现实啊！把我当成兰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现在发现认错了人，就没人管我的死活了！我撇了撇嘴。

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个要命的问题：我的定位装置在哪里？

没有了它，爷爷永远也不用指望能找到我了，我就再也回不去 31 世纪了！

我慌了起来，强忍着全身的不舒服坐起来左摸右摸，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巴掌大小的金属盒。

心狂跳了起来，我只觉得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脑子一阵一阵地发晕。我挣扎着要下床去找。

“你怎么了？你刚醒过来，身子还不好，可别乱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走了进来，看见我的情形顿时吓了一跳。她走了过来，要把我压回床上。

“老……老婆婆，你有没有见到一个黑色的、这么大的小盒子？”我反拉住她的手，指手画脚，顾不得多少！直接向她询问。

“什……什么盒子？我不知道啊！”她一脸茫然。

“那，你们救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我身上掉出这样的东西来？”我不死心，拉着她又问。

“救你起来的时候？没有啊！你手上什么都没拿，衣服里也什么都没有，我帮你换的衣服，我最清楚了。”老妇人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知道该松口气还是该痛哭三声，看来定位装置是掉到湖里去了。我倒是不怕它摔坏、腐蚀，用特殊化合钢材料做成的定位装置就算从三千米的高空掉下来也不会有事，更有防水的功能，永远不必担心被水侵蚀。可问题是，东西掉到了湖底，我这个旱鸭子怎么才能把它捞上来？

看来只能找人帮忙了。

我苦笑了一下，看看这老妇人似乎心地不错，便试探着问道：“老婆婆，我有个东西，可能掉到湖底了，您知不知道谁的水性最好？我想请他帮我把东西捞起来。”

老妇人一边轻手轻脚把我推回床上倚坐着，一边摇了摇头说：“姑娘，如果你那东西真的掉到了湖里，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这湖可深着呢，水性再好也不可能潜到那么深的底下去，绝对捞不上来的。”

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怎么办？

我又慌又急，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大颗大颗落下来，坐在床上，愣愣地只是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老妇人看了看我，叹了口气道：“怎么，姑娘那东西这么要紧吗？”

我抽泣着说：“没……没有它，我……我就回……回不了家了……”

“可怜的孩子，”老妇人轻轻拍着我的背，“那是你认亲的信物吗？可事到如今，你还是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吧。”

我再也忍不住，扑进老妇人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老妇人温柔地抱着我，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我，轻言细语慢慢稳定了我的心。

我慢慢收起了泪水，坐直了身子，擦着眼泪不好意思地笑笑：“真抱歉，我失礼了。”

老妇人和颜悦色地摇了摇头，说：“碰到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哭出来，老是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怎么样，现在好点儿了吗？”

我点了点头。哭过发泄过之后果然心情舒畅了很多，脑子似乎也恢复了正常的运转。

别灰心！我给自己打着气。现在没有人能潜下去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人，如今应该是晚清了吧？西洋的许多技艺已经传到了中国，或者里面也有潜水的技术也未可知啊！

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爷爷从小就是这么教我的，而我，到目前为止也都是这么做的。我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

“姑娘，你是从哪儿来啊？怎么会掉到湖里去的？要不是我们正在找兰儿，兴许还看不着你呢，那你可就糟糕了。”老妇人问道。

“呃……”我一时语塞，该怎么说呢？“我叫欧心妍，父母双亡，本是从扬州来京城投亲的，没想到亲戚已经搬走了，我投亲不成，盘缠又花了个精光，只好四处漂泊……今日走到湖边，实在是饿得头晕眼花，也不知怎的，就栽到湖里去了。”我绞尽脑汁，尽力把这谎话说得圆满些。

“原来如此。”老妇人点着头，轻而易举被我骗了过去，怜悯地看着我，“可怜见儿的，那，姑娘你往后有什么打算吗？”

一句话勾起了我的心事，眼眶儿又红了。

老妇人叹了口气，拉起了我的手，说：“别伤心了，孩子。要是真的没地儿去，就先住我这儿吧。反正我就一个孤老婆子，这房子虽破，避避风雨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鼻子一酸，心头一暖，眼泪又流了出来：“谢……谢谢您，老婆婆。”

老妇人脸上笑开了花，说：“我夫家姓元。”

我立刻乖巧地叫了一声：“元婆婆。”

见元婆婆高兴得眉开眼笑，我忙小心翼翼地打探道：“元婆婆……这是哪儿啊？我不认路的，加上一路又累又饿，根本就不清楚自己走到什么地方来了。”

元婆婆笑着说：“孩子，其实你也没走出多远，这儿是海淀。”

“哦……”我点点头，马上从脑海中的老北京地图上找到了这个位置，“那……那个什么兰儿……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刚才那位夫人把我当成了兰儿？”

“唉，别提了。”老妇人看着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看得我心头发毛，“啧啧啧，你这孩子，还真的跟兰儿长得一模一样，也难怪连她额娘都会认错。”她顿了顿，又说，“兰儿小姐是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台惠征大人的女儿。去年宫里选秀给选上了，今年就要送进去，所以夫人带着她先回这儿的老宅住着。谁承想，兰儿不想进宫，就这样跑了出去，到现在也不知在哪儿呢！”

咦？我怎么越听越迷惑呢？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台惠征？这名字怎么这么熟